

一个平凡生命在两个世界里的怒放

竹林青心

罗振宇跨年演讲中推荐了春节前计划看完的十本书,我随即下单购买。看完《跑外卖,一位女骑手的世界》后,感触颇深,底层群体的生活是本真的本真,却被大多数人忽视了。我喜欢作者平实动人的叙事,一切都娓娓道来,却又能戳中人心,让我加深了对这个世界底层平凡人生的共情,也看清了底层群体的人性冷暖。

作者王晚,是一名典型的90后“小镇青年”。她不是时代主流的旁观者,而是一名真实的参与者。她19岁辍学,打过很多工,过早品尝了生活的苦,直到2024年开始跑外卖。即使生活和工作的条件异常艰苦,也没妨碍她持续不断地读书,累计读了有1000多本书。白天骑车劳碌,晚上写作记录,300页文字全是她风雨奔波的日子。

《跑外卖》是作者自己在忙碌和强度大的跑外卖间隙时间,记录下的行业经历和心路历程。全文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,只有最朴实无华的文字,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概括,那就是“写实”。这不是简单的谋生故事,而是一场平凡生命与命运惯性的对峙,是底层个体在生存法则的碾压下,用骨血浇筑的精神觉醒,让我们看见:平凡从不是命运的终点,艰辛也绝非人生的注脚,抗争本身,就是底层人生最深刻的哲学。

她从女性的角度为我们描述了外卖员的真实世界,有外卖行业的行规,也有女外卖员的特殊困境。书里记录了她与系统赛跑和应对催促,如何跟保安斗智斗勇,如何面对暴雨和冰雪对女性身体的损耗,还有顾客的暖心

言语和无端恶意的对比。除了在租住的城中村、商场和小区间的穿梭,她还描写了老家山东的风土人情……她把一代年轻人无根归属的困境写得扎心又真实。除了文字,书里还有几十张送单途中随手拍的照片,展现了外卖员完整的四季生活。没有知识分子的审视,只有平凡劳动者的讲述。她为我们打开了不曾看到的多重世界,也让我重新看清生活底气终究不是取决于外界环境,而是来自自己的想法和行动。

书中描述了两个世界:一个是算法里的世界,那是在北京的城中村与大型商场里不断穿梭的世界,是一个物质至上,底层人融入不了的世界;一个是山东老家的人情世界,是她既害怕被拒之门外又担心被吸附其中的世界,是一个乡土枷锁制约,又无法逃离的世界。悬浮其间,王晚始终在寻求安心之所,而跑外卖,令她暂时获得了安全感。

她的人生,是无数底层平凡人的缩影,更是生命在“被动选择”中寻找“主动突围”的隐喻。出生在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村庄,泥土里的日子没有给她太多选择,却磨就了她“向下扎根”的生存韧性。

这本书处处透露出生活的质感,以切身经历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外卖员真实的苦与乐、冷与暖,以及底层打工者的安身立命之道。

底层的艰辛,从来不是单一的苦难叠加,而是“个体局限”与“环境规训”的双重绞杀。不足一米五的身高,是她与生俱来的生理局限,却在“标准化”的行业规则里被放大

成难以逾越的障碍。站点的电池架太高,每次换电池,她都要踮起脚尖,双手奋力托举沉重的电池,稍有不慎就会被电池砸到胳膊,青一块紫一块是家常便饭。雨雪天气,地面湿滑,她脚脚换电池时好几次差点摔倒,只能死死抓住充电架,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——这一幕,恰似底层人生的隐喻:我们终其一生,都在与自身的局限、环境的冷漠做着不对称的抗争。她曾鼓起勇气找站长申请调低电池架,得到的却只是“大家都这样,习惯就好”的敷衍回应,那一刻她深刻体会到:底层平凡人的困境,往往不在“不可抗”的灾难,而在“被忽视”的日常,在那些“习以为常”的规则里,藏着最无声的碾压。

上厕所的窘迫,更是女性底层劳动者“生理困境”与“生存焦虑”的叠加,是生命尊严在“效率至上”规则下的微妙挣扎。男骑手找个隐蔽的角落就能解决,可她既不能像他们那样随意,又怕耽误送餐时间被差评、被罚款,每次内急都成了一种煎熬。有一次,她连续跑了四个小时的单,一路颠簸下来,实在憋不住,却找不到就近的公共厕所,下车时差点晕厥过去。她在笔记里写道:“从农村出来,打工、卖菜、摆摊,我早就习惯了吃苦,可跑外卖的苦,多了一份无处言说的窘迫。”这份窘迫,恰恰戳中了底层人生的核心悖论:为了“活下去”,必须牺牲部分“活得体面”,而对体面的坚守,又成了支撑他们对抗苦难的精神微光。

生活的重压从未停歇,一次次将她推向绝境,却也一次次唤醒她内心的抗争意

识。一次次与规则、与现实的交锋中,让她学会了丛林法则中的自保与生存。这不是妥协,而是一种更具韧性的抗争;在无法改变规则的当下,先保全自身,再寻找精神的出口,而写作,就是她为自己开辟的“精神高地”。

即便生活如此艰难,她也从未放弃对精神世界的追求,这正是底层人生最动人的哲学:物质可以匮乏,但精神不能贫瘠;生存可以艰辛,但心灵不能荒芜。出租屋狭小而昏暗,却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,床头摆满了从旧书摊淘来的书籍。送外卖的间隙、等餐的十分钟、休息的半小时,她都会拿出书来读——文字成了她对抗“异化”的武器,让她在机械的奔波中,保持着对自我的认知;写作成了她“精神突围”的路径。没有书桌,她就将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写;没有充足的时间,她就利用深夜的碎片时光写,哪怕只有几百字,也从未间断。她在笔记里写道:“生活把我压得喘不过气,可写作能让我喘口气。我想把这些写下来,让更多人看到底层人的挣扎,也想告诉和我一样的人,再难的日子,也不要放弃希望。”

这份在平凡中坚守的力量,最终换来了命运的回响。她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整理成册,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。这本书没有华丽的辞藻,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,却因为极致的平实,打动了无数读者。她用自我的故事证明:底层平凡人的人生,或许满是艰辛,却也藏着不屈的力量;命运的惯性或许强大,但个体的抗争足以撕开一道裂缝,让光照进来。

风的故事

野草,生长出坚韧

邵 琴

天空先透出不一样的蓝,给风起了个头。野草们从早春开始生长起来。他们将细细的枝节、扁圆或狭长的叶子拼命填满盆口,不停往外延伸,牢牢地将土壤扎牢。风掠过地方散播下绿色,马唐、荠菜、苦菜、云青、牛筋草、马齿苋、鸡肠草、路边青从干黄的土里翻滚出来。

土壤里埋藏着各式野草种子,像是宽厚的母亲天然孕生出来的,一夜之间便随风刮出一片波涛。

城市里没有土壤铺张的空间,如果不想失去对植物的体验,只能将所有花草树木栽植进花盆里。于是,我将秋天留下的种子覆盖在春天的土壤上。我总幻想可以模拟每一根植物所需要的深度和宽度,每一个花盆都安排得足够大,让植物的根系不必蜷缩起来自我改造。上个深冬六十年一遇的极寒天气,冻死了院子里的两棵桂花、两棵石榴、两棵无花果、三棵月季。空出来的花盆荒在那里,我还没有丈量好该栽种什么新鲜的植物。

等我开始留意的时候,野草们已经兴旺旺地长出来了。那么蓬勃,那么张狂,那么肆意。他们野生野长,芜杂中颇有抑扬顿挫之致。他们天然知道应该怎样安排那些枝枝叶叶,他们有独特的结构次序,有延展的主线,有渲染烘托得整齐中的变化。这使马唐的节节叶叶如风中之竹楚楚动人,使丝路蓂那样的硬汉更加挺直了叶缘上的锋刺。这是朴实生命力的美学谱系,莫可名状,实实在在存在。于是,那些荒着的花盆,以自由嶙峋的姿态,让我的院子有了一番簇新的意味。

分不清楚,这些野草是依靠风力吹到了我的小院,还是土里本身带着野草的种子。这些天生地养的野草野菜,滋滋溜溜地往上冒带着质朴的清气和天然的甘香。

当我开始留意起院落里的野草时,我意外地发现了灰灰菜、车前草、蒲公英、苦菜、云青、马齿苋这些曾经无数次滋养过我成长期的胃口,给予我乡愁滋味的野菜。于是,我决定用记忆里母亲的手法做出关于野菜的一桌鲜。

云青和马齿苋,大多数做野菜的人都会将其分别做成两盘菜。我却沿用了母亲的理由与传统。母亲说云青口感干涩,而马齿苋滑溜溜润喉,两种野菜被热水焯过,再经凉水拨过之后,切成1厘米小段,以五五比例配以蒜泥凉拌,吃下去才是相互融合、互相激发出真正春天的味道、来自泥土的芳香,谓之“一箸入口,三春不忘”。

等到深秋过后,干枯的野菜也会被我拔除集中起来。那些我随手清理过的野草,用塑料袋扎起来密封,放在半阴半阳的地方大约1个月,就可以得到天然有机的植物肥料。这些肥料,可以使逐渐硬实的土地回归疏松肥沃。这些泥土,又将生长出新的花草与野草。

从历史深处拱出的野草,在晚风中无数次轻轻摇晃,野草比我们更持久地置身于时间之中,以一种更加简洁的方式诠释着生命与生命力的双重命题。此时此刻,也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肥沃、繁华、跳跃、安宁,土地孕养出欢欣生长的野草,野草以被收割的方式补充着另外的生命形式或者重新回归土地。

没有什么比野草对大地更忠实,这是委于大地的泥土中无法被夺取的生命。那些荒盆从来没有真正地荒过,未来的四季将属于另一个新的生命。每一个清晨与黄昏,风在摇撼的叶子,些看不见的种子一枯一岁地留了下来。掩盖着野草种子的那片土地,将再次发芽、生长、开花、结种。



■指画《腊月》 徐友湛

万水千山

可爱的精灵

姜兆义

只要到过土耳其伊斯坦布尔,便可知晓这座城市近三分之二的土地属于欧洲。作为历史上东罗马帝国的中心,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的首府,伊斯坦布尔曾是土耳其的骄傲。赴土耳其旅游,你会不自觉地被许多未曾见到的景观吸引,或许是历史悠久的罗马帝国教堂,是富丽堂皇的奥斯曼帝国宫殿,是风景秀丽的爱琴海风光,是风格迥异的伊斯兰民族风情,但最吸引我的,不是静态的景观,而是遍布各处的小精灵,被视为城市“守护者”、土耳其的新骄傲,这就是猫。

土耳其的第一顿早餐是在所住酒店。我挑选了自己爱吃的食物,便在背对窗台的桌前坐下,正当我津津有味享受美食之际,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从身后探出,待回头察看,原来是只黑白花纹的胖猫,它正站在窗台上,极力倾斜身体将头靠近我,仿佛是想让我知道它的存在。“哈哈!聪明的小家伙,一定是想吃好东西了。”我转惊为喜。小时候家中养过猫,也是黑白花纹的,我十分喜欢,逗它玩,喂食给它。它也把我当朋友,天天跟着我。当我吃饭时,它便发出“喵、喵”的叫声,向我讨吃的。只可惜,这只心爱的猫咪没长多久就送人了,让我伤心了很长时间。一晃,已成半个世纪前的往事。“馋猫,想吃什么,说呀!”它一定听不懂中国话,仍旧伸长脖子,眼睛紧盯着我的盘子,一声不吭。我看看它期盼的眼神,将一块舍不得吃的牛肉递给它。这是早餐唯一限量的食物,排一次长队服务员只给一块。猫成功得到牛肉匆匆而去后,像变魔术般地又有两只猫站在窗台,同样是倾斜着身子,眼神盯住我的盘子。我不想让猫盯着我吃饭,便把烤肠放在地板上。两只猫迅速跳下去,仅仅用鼻子闻闻,丝毫没有吃的意思,马上仰头望着我,希望也能得到想吃的牛肉。可盘子中已无肉食,我便对它们摆摆手说:“没有牛肉了”,仿佛它们能听懂一般。细心的服务员看到我的窘态,

便拿来猫食盘将两只猫引走。虽然服务员的善举让我安心就餐,但没有猫的相伴,让我产生若有所失之感。

参观景点时发现,土耳其竟然到处是猫,真可谓猫的世界。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与蓝色清真寺比邻而建,曾作为拜占庭帝国赛马场的苏丹阿赫迈特广场,将两个著名景点连为一体。在这摩肩接踵的热闹场所,猫几乎遍布各个地方,悠然自得地和人一样享受着欢乐。有的低头在草坪上漫步,仿佛这里有无尽的宝物;有的在长椅上酣睡,尽情享受阳光的沐浴;有的则蹲在广场边的围栏上,看着来来往往的各国游客,似乎要区分他们与土耳其人的异同。看到如此多的猫,我便想到巴黎爱丽舍宫前的协和广场,那里是鸽子的家园,鸽子成为游客的朋友,它们可以大胆地飞到游客的手上,主动索取食物。这么多的猫一定像巴黎的鸽子一样,是专门喂养的。当我把问题抛给导游,这位中国语言大学毕业的土耳其人,用流利中文回答:“它们不是圈养的宠物,而是与土耳其人融为一体的精灵。”“它们是流浪猫?”我不解地问。“不,它们和我们都是‘原住民’,可以自由地选择住处。”“早晨的猫是酒店养的吧?”“也不是。”针对我的不解,导游介绍了土耳其人与猫的渊源。土耳其人爱猫有上千年历史。作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,传说先知穆罕默德曾因不忍打扰酣睡在自己袖口的猫,而剪断自己衣袖,体现出对猫的关爱。而猫对这种关爱也做出回报,一次荒原旅行,穆罕默德因疲累入睡,面临毒蛇攻击。猫勇敢与蛇搏斗并杀死蛇,救了穆罕默德。从此,土耳其人便把猫作为精灵,不仅不驱赶,反而被视为可以带来好运的“守护者”。

在土耳其的《动物保护法》中规定,猫不再是“财产”,而是有感知的生命,不能作为宠物一样被售卖,禁止虐待、遗弃、故意杀害;对所有无专人照顾的猫,政府采取强

制疫苗、芯片植入登记、建立数据库;为保证猫的生存,由政府列支保护经费,设收容所和诊所,提供食物和医疗;凡虐待猫者,最高判四年监禁。我大吃一惊,原来法律规定了猫的基本权利。作为一个自由的生命体,它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,可以选择生活在人所提供的场所,也可以生活在任何地方。在法律的保护下,这种可爱的精灵得到仅次于人的特殊地位,在土耳其衣食无忧,幸福地与土耳其人共享同一片蓝天白云。

离开伊斯坦布尔,前往卡帕多奇亚的当晚,入住了建于山腰间的洞穴酒店。这座山寸草不生,除了酒店里的人外,毫无生机,想必猫不会爬到这里受罪。导游说,明天早晨会有大量的热气球升空,酒店的观景平台是观赏的好地方。第二天拂晓,我来到位于高处的观景平台,准备在晨曦的霞光中观赏热气球。平台上有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,静悄悄的,没有一个人,却发现了五只猫,两只蹲在桌子上,一只趴在椅子上,还有两只勇敢地点在栏杆上。原来高山上丝毫不缺猫的身影。在这暮色刚退去的早晨,多数人仍在酣睡,这里成了猫的天下,它们独自在晨光中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宁静。有了这五只猫,便感到这荒凉的山坡有了生机,吹来的秋风有了温度,人与动物间关系也有了新认识。

准备离开土耳其的那天,一群猫站在入口处,仿佛在目送我回国。我随着人流走进机场,又回头望去,好似要向远送我的亲友告别。这时,我看到一只猫正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,让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养过的小猫和来土耳其第一次见到的猫,神奇的是,它们竟同一花色。我感到与黑白花纹的猫,一定有量子纠缠般的特殊缘分,它虽然不是最美的,也不是最高的,却是我最喜欢的。我在土耳其没有任何朋友,这只猫仿佛一下变成我的朋友。我向它挥挥手,向这只精灵告别,祝福它在自己家园继续享受美好时光。



心香一瓣

堂屋

马志丁

六岁那年,我家的堂屋是灰蓝色的瓦片、土质的墙壁,它建于何时已无从知晓,只记得每逢下雨,屋内到处漏雨。外面大雨瓢泼,屋内小雨淅沥,床铺被淋湿也屡见不鲜。更让人担忧的是,堂屋的前墙与两侧山墙出现了宽大的缝隙,在最宽处,我的胳膊都能轻松伸进去。那摇摇欲坠的堂屋仿佛随时都会坍塌。家中并无多余的钱财及时修缮,父母只好用建房的梁木抵在前墙,在梁木与地面的接触处夯进粗粗的木楔子。

一日午后,暴雨如注,雷声轰鸣,闪电交错,那闪电仿佛就扎根在院子西侧的大树上,不停地上蹿下跳,雷声则不断发出轰隆隆的声响。年幼的我,仿若感受到世界末日的来临,惊恐地张着嘴巴,紧紧捂住耳朵,不敢向屋外张望。全家人都担心堂屋会被暴雨冲垮,纷纷转移到低矮但防漏情况稍好的西屋,挤作一团,默默祈祷雷雨尽快停歇。大约三十分钟后,雨势渐小,然而响雷和闪电依旧肆虐。堂屋虽未倒塌,却更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,孤苦伶仃、无助可怜,那根抵着墙的梁木恰似支撑老人身体的拐杖,湿漉漉的,仿佛随时都会被岁月的重压折断。

当时的我并未在意这些,只发觉雨小了,厚重的乌云也渐渐散开,便从西屋跑出来,冲进堂屋,蹲在屋檐下,捡起一根细如火柴的木棍,玩起了屋檐滴水溅起的泡泡,出现一个就扎破一个,在当时于我而言那是最解压的游戏。大黑猪从围墙倒塌了的猪圈里跑出来,在院子里悠闲地到处拱着,哼哧哼哧地,看似在觅食,又好像不是。我顾不上它,只管玩我的泡泡;家人们也没去管猪,虽然还在西屋未出来,但想着雨快停了,猪圈墙倒了,就姑且让猪撒会儿欢吧。院子里的景象又重新有了生机。然而,就在我玩得正高兴的时候,头顶突然闪过如闪光灯般明亮的闪电,紧接着是我从未听过的仿若天空炸裂般的雷声。刹那间,我眼前一黑,整个人重重地栽倒在水洼里。我感觉自己的左肩膀像是脱离了身体,脑袋也仿佛离开了脖子。我撕心裂肺地放声大哭起来!父亲飞奔过来,将我抱进西屋。我紧闭双眼,紧紧依偎着父亲,生怕稍微一松就会与亲人阴阳两隔……

清醒之后才知道,雨水泡软了院子里的泥土,那黑猪把抵梁木的木楔子拱掉了,梁木失去木楔子的支撑,顶在堂屋前墙的那端便滑落下来,重重地擦过我的肩膀。自此,我只要听到雷声就心有余悸,直到自己也成了父亲后。而且我的肩膀至今仍是一边宽一边窄。

后来,摇摇欲坠的堂屋终于被拆除。我们在原址上盖起红砖与土坯混合的新堂屋。建盖时,由于时间紧迫,我们一边购进新砖,一边加紧砌筑墙体,推进建房进度。可现实总是与这个本就拮据的家庭作对。父亲与附近砖厂谈好了价格,在第二次运砖时,砖厂却突然加价。为了节省开支,房子不得不停工,父亲只能和拉砖的车队前往8公里外的另一个砖窑厂购买质量稍差的砖块。不巧的是,老天爷又下起了大雨,道路泥泞不堪,父亲和拉砖车队冒雨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,把鞋子都磨掉了底,最后光着脚丫花了一整天时间才把砖块运来,解了燃眉之急……

如今的堂屋,已是第三次翻新后的模样,房龄也有十几年了,屋顶出现了凹陷,瓦片也有破碎脱落的情况。母亲让人给堂屋加上了蓝色的铁皮屋顶,从此再也不用担心漏雨的问题,只是每逢下雨,雨滴打在铁皮屋顶上发出的丁零咣当的声音颇为恼人。不过,时间久了,母亲也习惯了这种嘈杂。母亲在堂屋里囤积粮食,睡觉休息,与串门的邻居拉家常,摆弄她自己购买的新家具,擦拭父亲的遗像。

第三次翻修堂屋期间,我们兄妹几人早已到城里工作,父亲也已离世。我们多次想把母亲接到身边,让她轮流在我们各家居住。但母亲却以不习惯城市生活为由,果断拒绝。党的惠农政策好了,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很快好起来,母亲也完全有条件和我们一起住进城里,但她却仍喜欢独自一人守在老家农村,守在已经被我们强行安装了摄像头的堂屋。她在堂屋与田地之间来回奔波,种春、夏忙、秋收、冬藏,有时还会和村里的伙伴们到树林里拾蝉蜕,到田野里捡花生,然后把这些积攒起来卖钱,每天都过得充实而忙碌。其实,她并不缺钱,我们每年都会给她一些,但她说:“干活、卖蝉蜕是为了锻炼身体。再说咱村里也不比城里差啥?大门口就是油路,晚上还有路灯,大超市里冬天夏天都有新鲜蔬菜,没事儿时还能和你们婶子天天‘看唱’。”我们也就只好顺着她了。好在她身体还算硬朗,七十多岁了,还能拉动架子车,在堂哥的协助下把玉米棒从田里运回来,把外皮剥了但不拽掉,将所有玉米编在一起,挂在堂屋屋檐下。闲下了就使用堂屋里新安装的Wi-Fi上网,查看“家人群”里我们的动态。人常说:“最大的孝顺,就是顺其心意。”作为孩子的我们,只能通过堂屋上方的摄像头,默默关注着她。